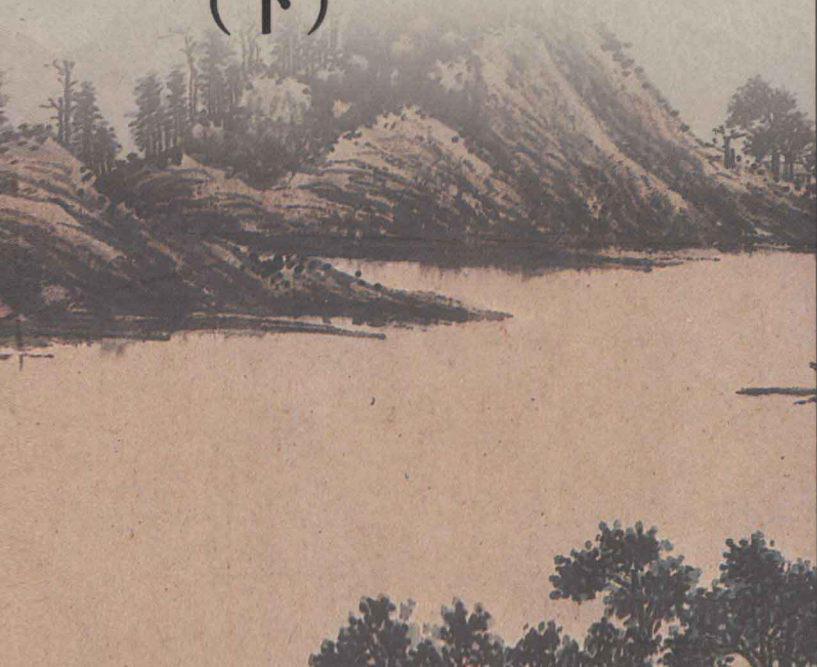


高陽作品集

大野龍蛇

(下)



高陽作品集

16

大野龍蛇
(下)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16

大野龍蛇（下）

1987年5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350元

1998年5月初版第六刷

2001年10月二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
責 任 編 輯 張 素 華

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

台 北 發 行 所 地 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 話：(02) 26418661

台 北 新 生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 話：(02) 23620308

台 北 基 隆 路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
電 話：(02) 27627429

台 中 門 市 地 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 中 分 公 司 電 話：(04) 22312023

高 雄 辦 事 處 地 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 話：(07) 2412802

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- 3 號

郵 撥 電 話：26418662

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 ISBN 957-08-2264-3(上冊：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大野龍蛇（下） / 高陽著．--二版．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 年

544 面；14.8×21 公分．（高陽作品集：16）

ISBN 957-08-2264-3(下冊：平裝)

857.7

90011256

這天的曹家，顯得喜氣洋洋，大廳連東首的「祖宗堂」收拾得十分整齊；桌椅都加上大紅平金的圍披，「祖宗堂」點著一對粗如兒臂的紅燭，供著一桌餚餚。曹頌一到，先進去行了禮，然後由曹雪芹引領著，到了馬夫人院子裡。

「四老爺來了！」

隨著丫頭的通報，堂屋門簾高啓，馬夫人特爲從裡屋迎了出來，後面跟著一班珠圍翠繞的親族，簇擁著秋澄，上穿粉紅繡牡丹的緞襖，下面是月白生絹百摺裙，頭上是新穿的一具珠花；髻上插一支「鳳點頭」的點翠金釵，一副紅藍寶石與珍珠三鑲的長耳環，薄施脂粉，輕染雙脣，居然是大家閨秀的風範。

「四老爺！」盈盈下拜的秋澄，稱呼依舊。

曹頌尚未答話，錦兒從她身後閃出來嚷道：「叫四叔！」

「還——，」秋澄有些發窘，「還沒有見禮呢。」

「又不是外頭抬進來的，要見了禮才能定名分、改稱呼；家裡的女兒不同的，只要認了你就

跟生下地一樣，名分自然就有了。四叔，「錦兒問道：「你老說我這話通不通。」

「通，通！通極。」曹頌想起曹老太太在日，有時對他不滿，語言之間稍有責備的語氣，秋澄總是在旁邊打岔，無形中爲他解了圍，不由得倍生好感，所以接下來又說：「我很高興，太太這件事辦得真好。」

「我可是秉承老太太的遺命辦的。」馬夫人笑著糾正。

「是，是！秋，秋——。」

「秋澄。」季姨娘提醒他。

「對了，秋澄。」曹頌說道：「也真不愧老太太的賞識。」他接著一楞，「啊！我還沒有預備見面禮呢！」

「鄒姨娘預備下了。」錦兒接口。

「喔，是什麼？」

「四叔回頭就知道。」錦兒答說：「這份見面禮還真好。」

「都坐吧！」馬夫人說著，自己先坐了下來。

話雖如此，卻只有曹頌坐在對面的椅子上，其餘的人都按規矩站著；馬夫人比較客氣，先招呼季姨娘跟鄒姨娘落座，接下來招呼錦兒。

「你也坐！」馬夫人問道：「通聲什麼時候來？」

「臨時有事上衙門去了。」錦兒答說：「不過一定會趕來。」

「棠官呢？」馬夫人又問：「上園子了？」

「是啊！今兒該他的班。」季姨娘答說：「這麼一樁喜事，說是早定規了，我們可是昨兒才知道；早知道了，讓棠官請一天假來道喜，也算不了什麼。」

聽她的話，就像吃夾生的米飯那樣，胸口梗得不舒服，所以都不作聲；只有曹頌將臉沉了下來。

鄭姨娘急忙打岔，「連天有風，只有今兒天氣最好。」她說：「真正是天從人願。」

「老太太在天之靈，一定也是高興的。」曹頌轉臉向曹雪芹說：「和親王請客的事，只怕暫時要攔一攔了。」

「喔，是。」曹雪芹沒有說下去；因為他覺得在這場合談這些事，並不合適。

但不談這些又談什麼呢？錦兒找了個話題，卻仍與和親王府有關。

「四叔，聽說和親王府蓋得極整齊；幾時倒讓咱們去逛一逛啊！」

「行。」曹頌想了一下說：「等我來找個方便的日子。」

就這時曹頌趕到了，一見秋澄便誇讚她長得體面。這一來自然而然將季姨娘所造成的尷尬局面消除了。

「震二爺來了，時候也差不多了。」何謹到上房來問：「是不是該行禮了？」

「行禮吧！」馬夫人說：「請四老爺上香。」

家祭行禮，照例男先女後；但這天情形不同，曹頌上了香，接下來是馬夫人行禮，默禱了一

番，禮畢起身，站在供桌前面說道：「我已經祝告老太太了。從這會兒起，秋澄便是咱們曹家的女兒了。秋澄你給老太太磕頭吧！」

「是。」秋澄答應著，在舖了紅氈的拜墊上，跪了下去，仰臉喊一聲：「老太太。」聲音已經哽咽了；接著伏倒在墊上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。

這雖出大家的意外，但卻在情理之中，思念故主，加上感激涕零，原該有此一哭。錦兒趕緊叫丫頭去絞了一把熱手巾來，上前攙扶她起身，「好了，好了！別哭腫了眼，不好看。」接著將熱手巾遞到她手裡。

於是依序行完了禮，曹頌奠了酒；接下來是秋澄見禮，事先說好了的，除了她向馬夫人及曹頌磕頭以外，其餘不論上下，都以平禮相見。稱呼自然都改了，馬夫人吩咐，從何謹開始，都稱她「大小姐」；只有杏香仍管她叫秋姑。

飯開在馬夫人堂屋中，算秋澄作主人，一一安席，到得曹震那裡，他笑嘻嘻地說：「秋妹妹大喜！」

秋澄靦靦地笑了，低聲說道：「謝謝震二哥。」

「謝媒還早。」曹震說道：「我真想不到跟仲老四做了親戚。」說完，哈哈大笑。

「對了！」曹頌問說：「聽吏部的朋友告訴我，仲老四捐了官了，有這話沒有？」

「有啊！」曹震答說：「跟咱們家做親戚，總得有個頂戴才像樣子。」

這樣公然談論仲四，自不免使秋澄受窘，錦兒正在尋思如何爲她解圍時，只見鄒姨娘悄悄起

身，手中持著一枚小小的錦囊，走到曹頌面前，低聲說道：「老爺，你給秋小姐的見面禮。」

曹頌將錦囊接到手中，一面捏一捏，一面問說：「是什麼？」

「老爺打開來看就知道了。」說完，鄒姨娘仍回原處。

這時大家的目光，都集中在曹頌手上；他慢條斯理地解開絲繩，朝囊中看了一下，脫口說道：「好！這給秋澄正合適。」

季姨娘心急，在那一桌嚷道：「老爺，都等著你揭寶盒子呢！」

「是一方玉印。」曹頌說道：「秋澄，你過來！」

「是。」

「這方印只有一個字，你很用得著。」

「謝謝四叔。」秋澄接印在手，看了一下，頓時喜逐顏開，給曹震請了個安，回到那一桌，將玉印拿給馬夫人看。

「我眼睛不好，又是篆字，更看不清楚了。」馬夫人問：「是個什麼字？」

「是個『曹』字。」

「這好！」馬夫人深深點頭。

「就像做官的，頒了印信一樣。」錦兒說道：「鄒姨娘選的這樣見面禮，真有學問。」

「是現刻的，還是現成的？」馬夫人問。

「是現成的。」鄒姨娘說。

「就要現成的才好。」錦兒笑道：「倒像注定了秋澄該姓曹似地。」

「本來就是注定了的。」曹雪芹在那一桌接口，「她本來姓魏。」

「喔，」曹頌微感驚異，「原來本姓是魏，那可真巧了。」

「我倒想起來了。」曹震忽然問說：「那天有人問我，你是不是魏武的後裔；我說我只知道我們曹家的始祖是宋朝開國名將，下江南收服李後主的曹彬。再往上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那得查宋史。」

於是這一桌談曹家的譜系；另一桌不會有興趣，也聽不懂。馬夫人另有膳食，略坐一坐退席，由杏香伺候著吃飯。等她一走，季姨娘的話就多了。

首先是從她自己手上取下一個寶石戒指，對秋澄說道：「鄒姨娘送了，我不能不送。東西不值錢，不過一點心，你別嫌太薄。」

「姨娘賞東西，我怎麼敢嫌？不過——。」秋澄有點說不下去了。

錦兒明白她的心意，接口說道：「季姨娘，你弄錯了；剛才那方印是四叔給秋澄的，鄒姨娘不過替四叔預備，不算她的見面禮。」

秋澄一聽錦兒把她心裡的話說了出來，以後的話就好說了，「姨娘，你收起來吧。」秋澄說道：「並沒有這個例子，你不必援例；我亦不敢領。」

「例都是人開的，算我送你的，不行嗎？」

「不是不行，是我不敢。收了姨娘的，鄒姨娘要援例，我於心不安；不收鄒姨娘的，收姨娘

你的，不就是厚此薄彼了嗎？」

「我倒不是那種想法，既然你不賞臉，我也沒有法子；只好老老臉，做個虛假人情了。」

這番話說得秋澄大為不安；錦兒卻覺得可厭，故意說道：「季姨娘那個戒指，還真不賴。可惜，有人不要，有人想要要不到。」

「誰？」季姨娘問說。

「當然是我。」

季姨娘略有些躊躇，但終於毅然決然地說：「好！我就送了你。」

說著季姨娘便去掙她的戒指，大家都以為錦兒只是逗她，到這時候一定會出言阻止；那知錦兒竟不作聲，看季姨娘那種又心疼、又不能說了不算的愁苦神情，都不忍再看了。

錦兒卻是真狠得下心來，接過戒指便套在自己手指上，還翻覆觀看；然後伸出手去看著秋澄說：「不壞吧？」

「你——。」

「你別說了。」錦兒搶在前面攔她的話；接著面向季姨娘：「你別心疼！這玩意暫時存在我這裡，省得你跟秋澄推來推去。等棠官娶媳婦的時候，我貼上一個紅的，配成一對，好讓你給兒媳婦作見面禮。」

聽得這話，季姨娘的表情頓時不同，「你也真是！」她說：「就看我捨不得一個戒指？」

「捨得，捨得，沒有人說你捨不得。別提這件事，誰再提，罰酒。」

這下算是將季姨娘的嘴堵住了。到得飯罷，喝了一會茶，曹頌帶著兩個姨娘告辭而去；曹震衙門裡還有事，也要先走，但錦兒卻有話要跟他說。

當然，那是避在一邊，私下交談：「仲四捐的甚麼官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同知。」

「幾品？」

「五品。」

「那不把你跟四老爺都比下去了嗎？」

「啊！」曹震被提醒了，「這，有些應酬的地方，可不大方便。」

「你當初應該跟他好好核計一下——。」

「誰知道他那麼性急！」曹震突然想起，「四老爺的話靠不住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十二月十九封印，要到正月十九才開印，他怎麼能到部裡『上兌』？」

「四老爺可不是瞎說的人。」

「他也不是瞎說，一定是把事情弄錯了。」曹震又說：「反正這一兩天要跟他見面，等我來問他。」

「你可別說他捐官的品級高，把你比下去了；那不顯得咱們太小氣了嗎？」

「我明白。」曹震又說：「他如果真的要捐同知，我也有辦法。」

「甚麼辦法？」

「我花兩三吊銀子捐個知府。」曹震突然心思活了，「真的，先捐知府，再加個甚麼『花樣』，大不了一萬銀子，索性弄個實缺；能補江寧府，那就太妙了。」

曹震忘其所以地聲音放大了；曹雪芹便走來問道：「甚麼『太妙了』？讓我們聽了也高興、高興。」

「回頭跟你談。」曹震取出懷中的金表看了一下說：「我可真得走了。」說完，匆匆而去。

「走！」錦兒說道：「咱們看一看太太，就到你那兒聊去。」

說著便將秋澄往前推，略微在前的曹雪芹便停住了腳步退讓。

「幹嗎呀？」秋澄不好意思地笑道：「今兒都這麼客氣！」

「今兒自然以你為主。」錦兒仍是往前推：「請吧。」

到了馬夫人的起坐間，她剛吃完了飯在剔牙；秋澄看杏香帶著小丫頭正收拾餐桌，便上前幫忙，剛一伸手，杏香便即嚷道：「秋姑，你別動！今兒沒你的事；你請坐，喝茶，剛沏的『瓜片』。」

「來！」錦兒拉著秋澄說：「你挨著太太坐。」硬將她安排在馬夫人旁邊。

這時曹雪芹已揭開那把成化窯青花茶壺的蓋子，看一看茶汁說：「倒是真正六安瓜片，那兒來的？」

「不就是我乾爹送的嗎？」

「喔——。」曹雪芹笑一笑沒有再說下去。

「咱們今天鬥個牌吧？」

馬夫人有興，自然沒有人會推辭，錦兒便問：「太太是先歇個午覺呢，還是馬上動手？」

「先歇個午覺。」

「對，養足了精神好贏錢。反正還要擾一頓，晚一點吃飯好了。」

她的話提醒了杏香，「我倒忘了回太太了。」她說：「老何跟我說，他們打算湊分子送秋姑一桌席；請教門館子來做，請太太跟秋姑定個日子。」

「噲！」秋澄立即接口：「那可不敢當。」

「你別推！」錦兒說道：「人家一半是請太太。」

「對了！」杏香深深點頭，「老何老謀深算，深怕秋姑辭謝，所以請教門館子來做。秋姑，你別推了，攜帶我們也吃一回清真席。」

「好！我也出一份，公請太太。你們都是陪客。」

大家都覺得這也未始不可，但馬夫人卻不以爲然，因爲她覺得要抬高秋澄的身分，便得將她與下人的界限劃得清清楚楚；如果秋澄出了分子，就會混淆不清。不過這是個不能公然說明的理由，而一時又找不到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法，就只好逕自搖頭了。

「娘，」曹雪芹問：「你不贊成。」

「對了，我不贊成。」馬夫人一面說，一面想，「人家是專請秋澄，我不過順帶公文一角；

秋澄又說要出分子公請我，這算是什麼名堂呢？」

「是啊！」曹雪芹說：「公請二字，師出無名。」

「還有，」馬夫人又說：「公請我是秋澄的意思，他們要請的是秋澄；『張公喝酒李公醉』，在他們或許不願意，我呢，喝完了還不知該謝誰？這件事最好別混在一起，各歸各辦。」這最後兩句話，只有錦兒聽懂了，當下對正要開口的曹雪芹揮一揮手，先攔住他的話，然後提出她的辦法。

「太太說得不錯，橋歸橋，路歸路，別混在一起。」她轉臉看著秋澄說：「老何他們要請你，你堅決不受，未免不近人情；不過，來而不往非禮，過一天你也拿出二十兩銀子，辦一桌席，回請他們，謝謝舊日的情分，這不是兩全其美嗎？」

「對！」曹雪芹接口：「他們是羅漢請觀音，你是觀音齋羅漢，算起來羅漢占點便宜，那也是應該的。」

「雪芹，你別打這個譬仿！羅漢請觀音，把太太奉爲上座，還可以說是請了王母娘娘，咱們倆呢？」錦兒問道：「咱們不就沒分了嗎？」

「咱們倆？」曹雪芹笑道：「咱們倆就是大羅散仙，那怕它是蟠桃宴呢，闖上了就吃它個海晏河清。」

「好！咱們全算是大羅散仙。如今要請王母娘娘定日子了。」
「是要我定日子？」馬夫人說：「除了齋期，那一天都行。」

大家都不作聲；杏香等了一會，方始開口：「是不是這麼定規了？我好跟老何去說。」

「是的。」秋澄點點頭。

「杏香，你可把話說清楚，他們送一桌席，秋澄回送一桌。」

「喔，」杏香將她與馬夫人的話想了一遍，領悟到其中的微妙；只是還有句話要問清楚：

「秋姑只回送一桌席，不是在席上做主人？」

「做！」秋澄應聲而答；聲音極其爽脆。

馬夫人不作聲；錦兒自然也就不必多說了。於是杏香叫人將何謹喚了來，在廊下談了一會，回進來說：「日子定了，是上燈那天晚上。」

馬夫人點頭認可；曹雪芹便向錦兒與一直未曾開口的翠寶說：「別忘了，上燈那天，你們來做大羅散仙。」

正在談著，丫頭來報，門上有話要回。曹雪芹出去一問，意想不到的，仲四來看他；而且，「仲四掌櫃說了，只見一見二爺，說兩句話，交了東西就走。」門上說道：「我怕二爺不算見他，所以跟仲四掌櫃說：『彷彿見芹二爺溜縫去了，不知道在不在，等我進去看一看。』」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說『在家』，我馬上出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門上正要離去，不道錦兒一掀門簾，大聲喝道：「慢著。」等門上駐足，她又吩咐：「你跟仲四掌櫃說：芹二爺歇午覺剛睡下，這會兒起來了；不過穿衣服、洗臉，得有一會工夫，請仲四

掌櫃寬坐。」她緊接著又問：「你把仲四掌櫃請在那兒坐？」

「花廳上。」

「我看，」錦兒看著曹雪芹建議，「把他請到你書房裡，讓老何先陪他聊聊怎麼樣？」

曹雪芹已經會意，是錦兒有些關於「親事」的話要先交代他；因而問說：「要那麼大的工夫嗎？如果你只是幾句話，就不必找老何陪他了。」

「不！」錦兒答了這麼一個字，向門上揮揮手：「你聽見我的話了，先找老何把仲四掌櫃請到芹二爺的書房裡陪著，等芹二爺去了再說。」

門上答應著去了；錦兒掀簾入內，只在堂屋中坐，跟在後面的曹雪芹，便在她下首的椅子上坐下，隔著茶几說道：「你有話要交代我，就說吧。」

「你不聽四老爺說了，仲四兌銀子捐官？你震二哥說，他捐的是五品同知，這一下不是連四老爺都給比下去了？」

「嗯，不過——。」

「你聽我說，」錦兒迫不及待，「仲四兌銀子的話不實在，封印一個月，他上那裡去兌銀子？四老爺必是聽錯了，可是想捐同知的話不假。」

這時候曹雪芹有點不耐煩了，「錦兒姊，你別繞彎子了！」他催促著：「長話短說，要言不煩。」

「好！」錦兒答說：「因為仲四捐同知，你震二哥想加捐知府，還打算謀個江寧府的缺。這